

明儒學案卷十三

浙中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能繩祖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際慶

重刊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劉秉燠

李直實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授建甯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

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爲不知務

不應召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泚爭昭聖皇太后

孝宗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

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
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
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
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
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
文。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
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
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
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

氣之降爲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
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
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
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
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
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
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
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
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

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
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
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
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
自然變化其旨無所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
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
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
先生憫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
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

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
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
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
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
疑圖孔孟圖譜廟制攷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
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
爲羲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
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
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

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
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
楚口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
心塞淵駮牝三千與駟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
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
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
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旣以
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
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

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說理會編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
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
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
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時乎
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
時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
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知卽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晝之知主宰

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一真自如。夜之知主宰之
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卽覺。此唯陰陽合德者
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矣。知理則知
陽知陽。則知陰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若
何以能順。舍惕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若者
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
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爲命主矣。
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
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

也。皆過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

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
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健
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於上者
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
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
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夭卵殞氣
之不順是健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爲氣
所乘則雖天之大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
謂其體之非健也○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

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
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爲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
其名爲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
能自己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
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
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
不離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

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學於義不精。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尙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爲。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爲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爲。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卽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卽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亶亶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覩不聞上做。不覩不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卽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也。然非本於

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
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爲然謂之中則
卽是勉謂之得則卽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
謂知微之顯者卽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
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愆於理義之正者其入
於佛老無疑矣。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
之處而性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

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
存心。心爲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
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卽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卽是
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卽存矣。故省察之
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卽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
養爲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
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聖人之
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
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

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閑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簡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遺，有慙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也。○予嘗載酒

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

緒

亦與焉因

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筭示予曰
見否對曰見旣而隱筭棹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
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
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覩故能戒慎
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
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
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
爲聞見所牽也○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

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獨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爲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爲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則所知者卽是行。所行者卽是知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卽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第烏得爲文。

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矣。物之所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爲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

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卽爲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爲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撙節處勢重則偏勝卽爲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卽自欺而爲惡矣過之發端處藹然莫能遏卽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不知其流而不中節

則仁卽此而在矣。龍戰於野其血元黃大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元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元黃。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爲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

尚書黃久庵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
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
同張璉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
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
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
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
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
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

以遲緩不行間住遷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
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
學請見陽明日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
明日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
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
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尙可自處於友乎乃
稱門弟子陽明旣沒桂萼齟齬之先生上疏言昔議
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
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

銷其外。得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
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旣不羞而
任諸己。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
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
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
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止。
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
羲易象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象傳小象傳繫
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

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
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韞爲
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
坤先闔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
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
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
爲歷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以聖經明文
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
容貌冠婚凡言事者以事爲類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

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卽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蘩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卽繼之以

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程泰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蓬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此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明儒學案卷十三終

明儒學案卷十四

浙中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豫章後學

熊繩祖 熊育鏞

重刊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徐兆瀾 周聯慶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

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
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話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
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
者貪饗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真有所謂

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襤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

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
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
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
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
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
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
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
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

祇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
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
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
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
陽明之爲禪學乎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卽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
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卽是良知
改過卽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
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
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皆吾心之
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太虛太虛非
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爲亦何從而見之
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卽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
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

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謗訕
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
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
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爲體。舍
萬象無太虛。舍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爲物。合之則爲
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良背行庭之
義也。○費處卽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
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震澤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
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
有詩云閑花落盡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
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所謂道體卽是仁也
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還
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
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
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

相應雖遇盤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
以前知者蓋前後時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
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
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
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
則有所倚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
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
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如
不知之愈也○胡太常秀夫因閱大成樂始悟金聲

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入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未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皦如，繹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爲難。條理云者，旣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宜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澁而間斷。謂之繹如。若先擊鈔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况鈔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祝故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

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
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
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
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
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
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
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
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
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

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布政使右副都御史
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辭

切此先生莫有
此

收
表之
第廿
萬
酒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宏治乙丑進士
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
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
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榔桂寇半歲間三捷
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
亡皆善後事宜厯苑馬寺卿山東右叅政按察使有
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僚代家居
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鵬鑑孤

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
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
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
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
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
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
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
傳測圓海鏡。弧天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
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錄。錄門人問答多

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
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
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
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
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
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
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
爲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
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

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卽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禎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甯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徹議全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

須知以進王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
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成名先生言名無罪
出爲福建叅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
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
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生黃姓南京人時主事朝員伏職新士南激請黃龍
黃宗民字精甫越文齊甯與曉線人登五爵甲丸敬
外復黃廷齋夫事宗非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真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真僞處。省察學問懈馳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諭以僕爲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

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已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惰吝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格致卽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綻。

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
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
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
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過其知之爲
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爲誠意達之
天下無不然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
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
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
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

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思學之不以水火未善也

日此不決又向上一層

天下無不然之欲

廷咳父必慈于必事

中下必身現下安其

于以知欲意好持之

日孝白樂曰慈父

上之

答林子仁書名春心齋弟子也

一
笑也亦隨音

來諭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
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
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
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
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
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
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
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

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
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
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
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
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
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
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
思慮之煩襍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
無欲者天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

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
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

名

此處文字模糊不清

此處文字模糊不清

石野而言無於其謝常并常長矣。

於之其也其謝常并常長矣。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人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

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
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
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
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
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
院與東廓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
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
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人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

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
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
月卒。年六十三。萬厯間。贈禮部尙書。謚文恭。先生初
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
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許慎野林齋求學文辭

論學書

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義入神未足以與此也。天下事過則有害。兩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滂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

而任心自是者。皆兩澤之滂者也。故易曰。侷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響晦。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之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真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煖。真心畧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

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過卽是致知卽是慎獨卽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拜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已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若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言非自存也

言非自存也

言非自存也

言非自存也

言非自存也

言非自存也

言非自存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
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
遷江西叅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江叅政坐失囚降
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甯轉漕儲叅政廣東按察
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
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
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
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

困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
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
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
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
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
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
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
輿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
迹故云欽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

斯而已楚倥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
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
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
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悅忽聞有唱者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
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
司務李贄不冒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
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
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
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唯是此心
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卽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
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耳。問存順歿甯
甯與不甯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
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
乎若曰甯與不甯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
何取於茅茨土墼蔬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徂

矣善惡不同徂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
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爲媮快此
中樞杌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樞杌可磨滅乎
○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
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
得其心之同然故盡心必証之聖人。至善者吾人
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
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
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

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
然之知能高不叅以意見而求異卑不久以貪慾而
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爲善而務遷之未
能則爲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
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瀘水云公以求仁爲宗旨以學爲實功以孔氏爲
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
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煩又不違一一證
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

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爲學故必以學爲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真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所爲生也而髮膚骨體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

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興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遊錄語

學無多歧。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爲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

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
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
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爲合其本然乃見天
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如執定不信生
死既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
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
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
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學者多
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

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既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深原無兩路卽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

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有本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囂囂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卽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卽所謂德義也德義已所自有也得已者得其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別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不著實切

磋別後便有餘憾存順沒甯亦復如是。問何謂之
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笞孩
子叫苦欲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裾隨之而歸終不
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
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
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
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
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
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曾講

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日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

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甯。二者交參。吾
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
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
在自已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
無周公之仰。懋大禹之惜陰耶。○孔門之求仁。卽堯
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
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
。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
爲一致。形上形下會爲一原。凝於冲漠。無朕而生意

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迥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千霄之木仍是萌蘖時生意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

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
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真不爲庸人則爲小人已矣。
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羣動既息天籟自鳴鳴非外
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
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墜矣學者要知
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
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赤手可扶元氣
。立志旣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罔走路徒

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
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
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
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
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深
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
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卽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
不爲聲轉卽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爲事轉卽出
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羣物已超然天地

民物之外如此自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折身世
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卷之六

六

文雅不齊先生

卷之六

去至我與
其物之於
取也自世
不為也

明儒學案卷十五

浙中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直實

豫章後學

重刊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甯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敎勉以甯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

場坐營漕運叅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
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
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
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
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
十里輪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
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
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
於天津以畱海運舊路於是井漕河而爲三一本折

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
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
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
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
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
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輾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
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
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
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

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
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
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曾發
心爲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
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
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
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
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
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

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臺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

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元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元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鹿園語要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爲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鷄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甯當復怠茲。

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
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痴狂竟何爲。
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
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
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爲亦在思。我師誨吾率。
曰性卽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爲天下善。
曰惟聖者師。

聖學工夫。只在格致。心齊。意誠。其理一也。然其
工夫。則有先後。不可不察。且其言。雖曰格致。而
其理。則一也。不可不察。且其言。雖曰格致。而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
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
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
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
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
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
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
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
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卽其
應者粧綴繚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
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
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
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
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
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
乎有哭踊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

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歛。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淡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歛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

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為稍經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

象山

集序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為不已之命而在人為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口公之沒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畱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為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

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
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叅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
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
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
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歧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
忌負謗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
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畱解縲翕然從先生於驟聞
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爲錄今不
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

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糲縵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殆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櫓莫放。碇纜無容。然後視舵力之強弱。以爲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

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
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
師心卽聖爲虛無濇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元
冥之見而外以迓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
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
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
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卽句句不爽猶之無
當於心而况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
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

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爲長
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
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
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淡思承
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

習錄

序之良而收以授其類錄之夫然夫土河。前世改之
長山。次。次。之。河。以。時。清。豈。盡。然。其。唯。歸。途。一。難。可。知
上。本。不。有。而。亦。亦。其。時。故。事。如。如。諸。君。其。中。之。也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寃。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

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
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
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丙艱丁亥陞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
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
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
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
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
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

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爲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簣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正氣文如之學而突竟不出然若于矣

故在於曰習其心文祖舜也時矣也衣言錄也也於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翁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
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
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遂欲以憧憧擾
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
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寄張
洪陽○吾
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
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
謂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爲

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
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離於
事物言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
二事也若以摹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
文○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
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不
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
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爲蔽之以私欲則
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

出答

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

以下寄
馮緯川

○有不善未嘗不知

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爲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

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爲不犯手工夫。然豈易言哉。此心卽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惓惓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卽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淡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

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釋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

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
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楊復所談本體而諱
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
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
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仁之爲物未
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
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
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人生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
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

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
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
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近世談學
者但知良知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爲
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爲天
機以情識爲智慧自以爲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
以爲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
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
之卽此是獨卽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卽是慎獨卽是

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爲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克之言而反覆之知則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無窮則將

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

與許敬菴

○兄嘗問相天下

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

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

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

答周海門

○心外無

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卽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卽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爲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

與毛文學

○竊疑世儒口口說悟

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

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人
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在此去聖學路徑何
啻千里定。字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爲其覺而能改也。
非爲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爲是也。秋遊記。予謂定
字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字笑
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
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
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爲枝葉花實。自不容
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爲幻妄。此自迷

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真如。而况

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

同

○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

切身外物，真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

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吾邑蕭靜

菴曰：目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

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時一

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爲也。○有壁立萬仞之

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善樹木者芟其

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爲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
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
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
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
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却於博文約禮用功夫。
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
追尋之爲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
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

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功夫既勤而後本
而萬里心之無方收此

之理與前方矣然誠之思還多而方天意之與書

教論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益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卽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

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檢甚密陽明沒
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
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
說駸駸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
倡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
真骨血也吾黨慧者論証悟淡者研歸寂達者樂高
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卽
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
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

不如至善。天泉証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怡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卽感卽寂。卽寂卽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

何必別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爲宗。所註心
圖列而爲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
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爲主。晚年造詣益淡。每
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
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
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曾
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
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
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陞崇

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